

田家庵老北头

趣闻轶事

千里淮河从源头到入海约 1000 公里,田家庵位于中游的位置。上溯数百年前, 田姓夫妇搭建茅庵的那盏灯,吸引了上下游的渔火,由此滥觞了淮河流域唯一的全国较大的市——淮南。

田家庵老北头人,人生历程就与各种烛光灯影相相相系。

我刚记事的时候,家家户户多数用的是豆油灯。点灯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,那得待到屋里实在看不见了,奶奶才舍得拿着粗碗豆油灯,一根油线搭在油碗边,“噱!”的一声,火柴先给屋里带来声光同步的开幕式,接着油灯豆苗似的火光与黑烟交织起来。火苗是油灯发光的精灵, 忽闪着让人的剪影跟着飘逸。烟是油灯燃烧的舞女,晃动着婀娜多姿的迷离身姿。一家人围坐在油灯边,各自忙活着自己的事儿,上演着温馨又热烈的灯下聚会。

奶奶拿起针线缝补一家老小的衣服,一针一线举手投足,被油灯照射到屋顶,放大了几倍的胳膊仿佛好有力气。母亲对着灯影比划着手势,于是黄土墙上就有小兔子会动的耳朵,还有狗嘴一张一合的投影,逗着我和弟弟去抓,却怎么也抓不到手。两个姐姐忙着做作业,灯光映衬着清瘦的面容,眼睛瞳仁里有着聚精会神的光芒,知识是与豆油灯的酸涩味一同进入脑海的。

要感谢从破旧门窗漏缝里钻出的微风,它与油灯相拥相亲,才能把剪影演绎得那样神韵灵动、恍惚有趣。这是我成年以后,与其他灯光相逢,再也看不到的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了。

到了我上学的年景,老北头每个家里都换成了煤油灯,有了从农耕社会向城市文明进步的特征。晚上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刻,母亲总是聚精会神地擦煤油灯的玻璃罩,先用嘴向灯罩里哈气,然后用碎布擦一遍,最后还要用软纸擦干净。家里人都不耐烦地说:“好了,好了,天天要点灯,何必要花那么大的功夫。”

母亲耐心地把灯罩安在煤油灯上,满意地笑着:“今日事,今日毕,灯罩每天擦就没有积灰,孩子们看书也不伤眼。”

晚饭时桌上只有咸菜, 为了省油,灯光微亮昏暗,谁也不会把饭送到鼻子里去。要读书写字了,母亲把灯垫高一些,灯芯又往上拧,屋里顿时明亮起来了。茅草屋的家里,煤油灯的火焰散发着温馨的氤氲,母亲的慈祥期盼、孩子的欢声笑语, 编织成一幅家境贫穷寒酸,却又充满幸福希望的画卷,如同春潮一般醇厚和甜蜜。

家家户户的万家灯火,都有灯辉映的各自剪影。煤油灯的火苗被灯罩呵护着,隔离了风的亲吻,减少了浪漫离奇,却使得剪影多了些端庄。那个拿着针线灯下缝纫的身姿,那个抱着孩子哺乳的母亲,那个伏在灯下看书的学生,每个人的形象都很单纯,构成的生活画面也很朴素,围灯而坐的每个人脸上,都仿佛有一只手为你抹上明亮的色彩。

晚上的老北头街道,小摊小贩是忙碌的主角,陪伴他们的往往是一种电石(瓦斯)灯,灯具用白铁皮做成两个卡在一起的罐子,里面的罐子放入电石加上水,就咕咕咕地产生可燃气体,外面的罐子顶部有一个长长的白铁管,用注射针头焊接在管子上当做灯头,一点着火,白光的火苗直向上蹿,发出“嘶嘶”的响声,燃烧时亮光刺眼,周边一片光明。

这个灯最适合与卤肉摊配对,耀眼的白光照在红色卤肉上,油光发亮的让你舍不得挪步。肉摊的老板更对得起这幅布景,挺着硕大的肚子,黑发后梳大背头,腮帮子肉垂下来,满脸堆笑地对摊位前的人招呼着:“刚出锅的,还热乎着呢。”说着切一小块递过去,“不买没关系,你先尝尝。”于是选肉,切片,用荷叶包起来,市井烟火味儿弥漫在老北头的烛光灯影里。

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随着一

烛光灯影伴人生

高振中

首童谣:“广播响,电灯亮,都到淮南找对象。”田家庵老北头开始进入电灯时代,家家户户如过节一般热闹和高兴,送电的时刻电灯一亮,我奶奶望着屋里房梁下吊着的白炽灯暖黄色的光芒,双手揉着眼睛感慨地说:“小时候听老人说,什么时候灯火能往下垂,就是天下盛世了,没想到我真的赶上这一天了。”

电灯带来方便的同时也有烦恼,几十户居民共用一个电表,安装在居委会主任或居民小组长家里,要按时拉闸送电、断电。每家的白炽灯按电灯的瓦数收费,电灯泡要封贴好,防止偷换大灯泡。每月对账、算账交费时,有些人对电费的多少口吐莲花。居民小组长丁奶奶有些发火:“肉吃干口,罪落一天了。以后每个月轮流派人查电灯、算电费,偷换大灯泡的要罚款。”

于是每个月家家派人到各家例行检查, 好在那时没有隐私这个概念,家家都是客厅卧室厨房“打包”在一起的姐妹,蜡烛燃尽自身照亮他人,有着无私付出、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。

母亲作为全市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,正在写汇报提纲,我们姐弟四人忙着写作业, 四边桌子趴着母子五人,都围着蜡烛奋笔疾书。眼看着烛火缓缓变短,母亲感慨地说:“人生苦短,如蜡烛一样伴随岁月流逝,希望你们像蜡烛一样,微光不移,信念不改,将韶华与生命发出光和热。”

田家庵首批 18 盏路灯, 是在港口一路率先竖立的, 此后在港口二路、淮河路等逐步建设起来。路灯给孩子们极大的乐趣,捉昆虫、看画书、捉迷藏。大人们则在灯下谈天说地、打牌下棋。一

盏路灯聚会着街坊四邻,欢声笑语其乐融融。

或雨或雪, 路灯的光柱泻下来,你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,给你不一样的感受。细细的雨丝在光柱下穿梭,就有了诗意。纷飞的雪花在路灯里飘舞,就有了浪漫。

或朗月或繁星,路灯更恰到好处地组合成了一幅画面:凝固的是一根根灯柱,飘移的是灯光里飞舞的流萤、扑火的飞蛾; 宁静的是不动声色的光线,闪过的是嬉闹的孩子,行走的路人。

还有月色星光是冷色调的,灯光照射则是暖色调的。这一动一静,一冷一暖,将老北头生活气氛完美地烘托出来了。

如果你长途夜行,晚上沿着那一路灯光归来,和路人灯下照面,与街坊打个招呼,没有了黑暗与孤独,多了些明亮和温暖。路灯不只是带给你光明的便利, 更让你感受到人间温情与美好期许。那末路灯不但以光亮对抗黑暗,更是向往光明、追寻美好的精神象征。

我与路灯的感情来源于在电大读书, 电大要求每学期参加全国统考,不及格将取消学籍。对初中一学期就辍学的我来说,倍感压力山大。笨鸟先飞,每天晚上我就在路灯下,拿着书从这个路灯走到那个路灯,在来回走动中背诵复习。路灯将我的影子拉长、缩短,又缩短、拉长,仿佛要将我失去的学习年华抓回来,再送给我。有路灯陪伴,漫步虽有时明时暗的感觉, 但远离了黑暗,灯光下书本里的一行行字,指明了我的前程。将学习的知识用脚印书写在马路的稿纸上, 靠一盏盏路灯照耀我一路前行,我感谢那个岁月的路灯。

从一个茅棚一盏灯到 18 根路灯,再到如今千万灯火织就的不夜城,地面的万家灯火与天上的星星遥望相对,那是人类的创造与宇宙的精灵,共同编织的天上人间美轮美奂的烛光灯影。

考烈王的盛宴(三):水陆菁华

萧 阳

看着武王墩青铜大鼎底部残存的大量牛骨与鱼骨,仿佛穿过一条神奇的时间隧道,窥见两千年前楚国畜牧业和渔业的勃勃生机。

春日,寿郡城外的群山之上,健硕的牛儿迈着悠闲的步伐,享受着鲜嫩的青草;淮水的万顷碧波中,鱼儿正欢快地游戏、甩尾;雉鸡绚烂的羽毛掠过开满蒲苇的野塘,划出阵阵水波。这些生灵从楚国的山野泽藪,汇集在青铜鼎饗之中。

楚国“地方五千里”,长江、淮水等纵横交错,自然资源丰富,生态环境优越,为畜牧业和渔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。楚国官制中设有执掌畜牧业的“牧”,以及管理山林川泽物产的“芋尹”。

在武王墩墓东一室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的黄牛骨骼,数量众多、部位齐全,体现了牛在楚国祭祀制度和贵族日常饮食中的重要地位。动物考古学分析显示, 这些黄牛的骨骼较为集中,大多为二至三岁的青壮年个体,是规模化养殖、集中化屠宰的产物。

鼎内的液体浸泡着牛骨和各类食材,被网友戏称为两千多年前的“淮南牛肉汤”。给考烈王准备的祭祀品,当然与今天的地标美食淮南牛肉汤“风马牛不相及”, 这只是一种惯常的历史文化溯源,寄托着现代人的美好想象。

从墓中随葬动物的种类来看,应该是经过精心喂养和严格筛选,以符合年龄、毛色、健康状况等方面的要求。标准化的祭祀用牲制度背后,必然有发达的畜牧业生产作为支撑。特别是楚地巫风盛行,楚人好淫祀,带动了养殖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。

除了传统畜禽的养殖,楚国还发展特色养殖业。武王墩中出土的雉科、鸭科、雁属等禽类骨骼,很可能也来自王室专属的养殖场,在特定的环境和成熟的养殖技术下驯养。楚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带,为养殖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楚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畜牧业,

满足肉食、祭祀、军事等多重用途。

与畜禽肉类相比,鱼肉中富含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和饱和脂肪酸,对大脑和心血管健康尤为有益。楚国境内江河纵横、湖泊星罗棋布,水产捕捞和养殖生产发达,鱼类在楚人饮食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武王墩墓中出土了鲤鱼、鲇鱼、青鱼等多种鱼类, 既有大型江河鱼类,也有中小型湖泊鱼类,既有常规的淡水鱼种,也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种类。考古发现,楚国已广泛使用渔网、网坠、鱼钩等捕鱼工具,学习借鉴越国的捕捞和养殖技术,生产效率显著提高,渔业发展水平居于各国前列。

不由想到了曾侯乙墓中结构精巧的青铜炉盘,上层的釜里保存着一条完整的鲫鱼鱼骨,下层的炉盘内残留着未烧尽的木炭和烟痕痕迹, 下层漏灰、上层烤制, 功能与现代烧烤盘如出一辙。其他楚墓也出土过类似的青铜炉盘,尚存有鱼骨。两千多年前的楚国,“烤鱼”已是王侯权贵餐桌上的一道风尚美味。在目前公开的武王墩墓考古报道中,尚未发现“烤鱼架”,但随着实验室考古工作的推进,未来不排除有新的发现。

从广袤牧场到无穷水域,楚国人构建了一套复杂而高效的肉食生产体系。这套体系不仅满足了王公贵族的日常饮食需求、支撑了庞大的祭祀体系,也为楚国称霸南方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遥想当年,祭祀的钟磬响起,袅袅香烟中,这些得自山林、取自江河的牺牲, 升华为楚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灵物。四时节序的流转,千里江山的丰饶、水陆并蓄的智慧,都浓缩在一鼎一饗之中。

千年以来,这些水陆菁华仍是淮河两岸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。武王墩大鼎内奢华的菜肴早已凉透,市井的烟火却从未熄灭。而那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生存之道,如同淮河水,静静流淌,生生不息。

应对饥荒的抉择

——北宋寿州知州李若谷与安丰知县张旨的一段往事

孙友虎

宋仁宗天圣十年与明道元年(1032年)同年,同一位皇帝改元,必有因果。这一年, 包括寿州在内的淮南路,遭受严重旱灾,引发饥荒。

这一年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一十一的记载,显得特别扎眼:二月二十五日,“诏淮南大饥,有聚为盗者,其令转运使张亿经画以闻”; 三月初四日,“诏淮南饥民有愿隶军而不中者,听隶下军”; 三月十七日,“诏淮南灾伤州军募人输粟,以济饥民”;八月二十一日,“诏淮南荐饥,长吏有能抚存流亡者,转运使具以闻”; 十月十六日,“寿州言岁饥,乏稻种,请于浙西市三万斛以贷民。从之”;十一月初六日,改元,称明道元年;十一月二十五日,“淮南、江东民饥,诏措置发运司转来三十万斛赈济之”。接二连三应对“民饥”的诏令,说明淮南灾情之重,救灾十万火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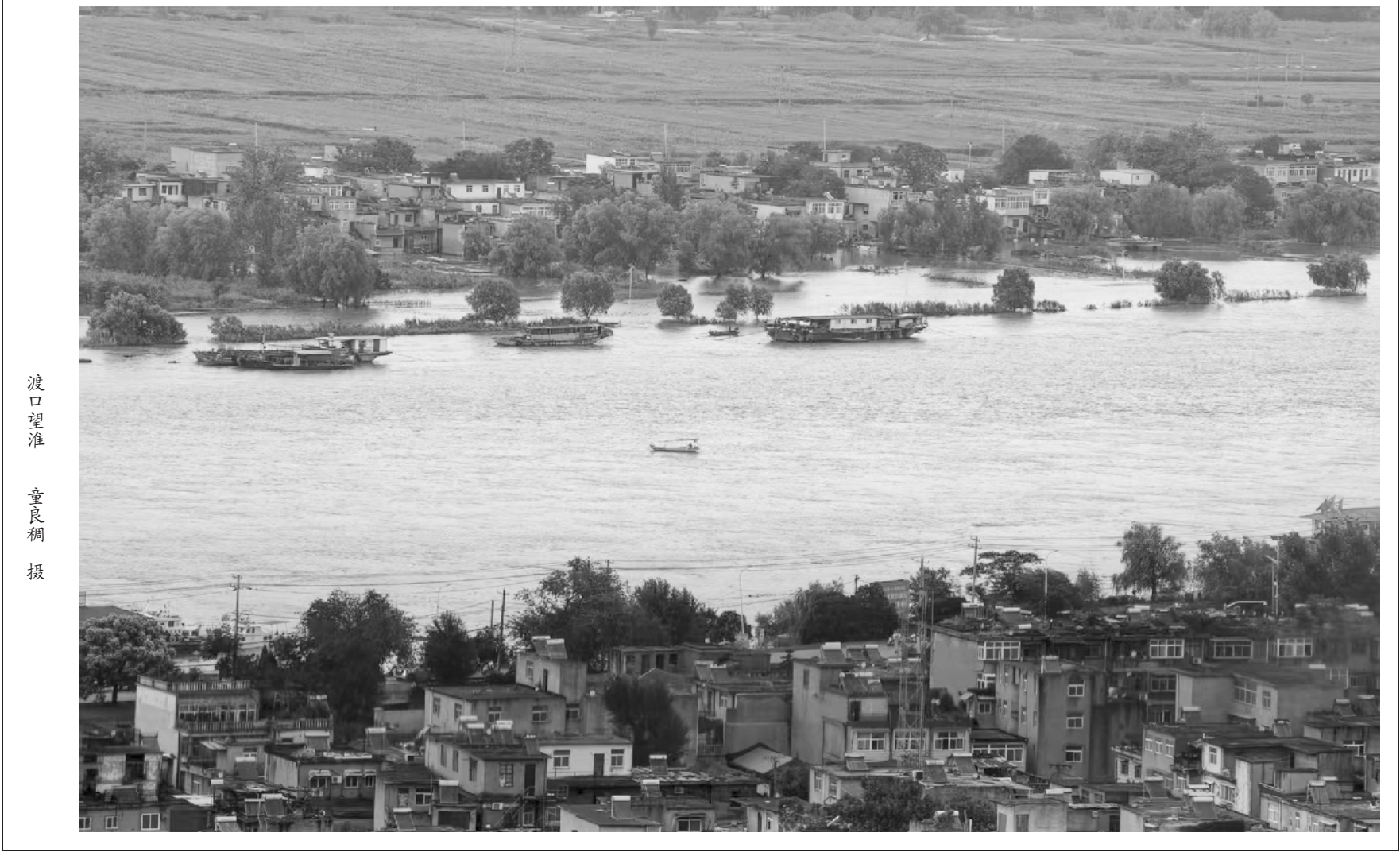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十九日,给事中李若谷奉命知寿州。

李若谷,字子渊,徐州丰县人。年少时父亲过世,他到洛下游学。考中进士,先后任长社县县尉、领三司户部勾院、荆南知州、太常少卿、滑州知州、延州知州、给事中等职。调任寿州知州后,他到属县安丰(今寿县西南)调研,发现豪门大族大多瓜分侵占芍陂的土地, 芍陂一带都是良田,夏季雨水泛滥毁坏田地,他们就偷着决堤放水。对此,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不“起兵夫”堵决口(沈作喆《寓简》卷五),挑选那些贪占地地的豪门大族的子弟当工。每遇芍陂决口,便调动靠近芍陂的豪族,让他们堵塞决口的堤坝,盗决堤坝的现象才得以制止。

芍陂,一名安丰塘,是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,相传肇始于楚国丞相孙叔敖,其后数度兴废。清嘉庆年间寿县耆旧夏尚忠编辑《芍陂纪事》一书,记载芍陂的历史与现状。就北宋而言,该书在《名宦》里仅记载李若谷、崔立、刘瑾等三人行迹,却不载与李若谷携手治理芍陂的安丰知县张旨。

救灾是张旨出任安丰知县的直接动因。张旨,字仲微,怀州河内(今河南沁阳)人,比李若谷任职寿州的时间略早。据《宋史·张旨传》载,“明道中,淮南饥,自诣宰相陈救御之策。命知安丰县,大募富民输粟,以给饿者。”他时任著作佐郎,主动向宰相吕夷简请饗,由京城到寿州灾区安丰救灾。他“大募富民输粟”,赈济灾民,此为治标;“浚漕河三十里,疏泄支流注芍陂,为斗门,灌田数万顷,外筑堤以备水患”,兴利除害,堪称治本,包括疏浚漕河、疏导连接芍陂的支流、兴建出水斗门、修筑防水堤坝等环节,绝非一年即可完工。

宋仁宗“明道”年号,仅有两年,即



渡口望淮

童良桐摄

淮夷的“食榘怀音”往事

周 强 杨 倩



州来建国以后,与淮夷其他部落一道,继续与西周王室敌对,军事上不断给统治者带来沉重的压力,周天子亦曾多次出兵征伐,但始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。

当时在苏皖两省淮北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徐国。按照王迅《东夷文化和淮夷文化研究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)的观点,“徐国本非淮夷, 后与淮夷杂处,使用淮夷文化,故有时也被视为淮夷”,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淮夷中的首领。周穆王在位期间, 徐偃王率领九夷攻伐宗周,向西攻至黄河岸边,周穆王被迫让徐偃王统领东方诸侯。徐偃王住在潢池东面,土地方圆五百余里,他推行仁义,仅陆路来朝的诸侯就有 36 国, 俨然成为与西周并峙的东方王朝。与徐国会盟的 36 国中,州来国当在其列。

后来周穆王借助楚国的军队平定了徐国叛乱,然后效仿大禹,以会盟的手段将诸侯召至昔日禹合诸侯的涂山,再次宣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的权威性,此即《左传》所云“穆有涂山之会”。

即便如此,淮夷仍然不服西周王朝的统治,周厉王和周宣王都曾对淮夷组织过大规模的武力征伐,但淮夷与周天子的王师基本处于拉锯状态,传世文献和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都有相关记载。据《竹书纪年》,周宣王(前 822 年), 先有召穆公“帅师伐淮夷”;继由周宣王“帅师伐徐戎”,王师“次于淮”,可能就驻扎在淮南一带的淮河北岸。

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有关淮夷“食榘怀音”的一段往事就记载于其中。《诗经》包括周代各地歌谣《风》、周人正声雅乐《雅》和周王室及贵族宗庙祭祀乐歌《颂》。《雅》和《颂》都对淮夷的军事征服渲染有加;《大雅·江汉》“匪安匪游,淮夷来王”是说周宣王准备征伐淮夷;“匪安匪舒,淮夷来辅”是说王师驻扎于淮夷阵前。《鲁颂·泮水》“既作泮宫,淮夷攸服”是说鲁僖公

征服淮夷;“既克淮夷,孔淑不逆”是说淮夷已经顺从;“式固尔犹, 淮夷卒获”是感慨淮夷最终失败;“懜彼淮夷, 来献其琛”是说淮夷向王室进贡,关系和缓。《鲁颂·閟宫》“至于海邦, 淮夷来同”是说淮夷谒见鲁僖公;“至于海邦,淮夷蛮貊”是说淮夷与南蛮北狄都其乐融融地接受王化治理。

这几首诗虽然对周天子和鲁国国君进行明显的夸张溢美,但却反映出周王室与淮夷之间战争不断的史实,也透露出淮夷顽强不屈的抗争意志。“食榘怀音”的故事就出自《泮水》,原诗在淮夷被鲁僖公征服(“淮夷卒获”)之后说:“翩彼飞鸢,集于泮林,食我桑椹,怀我好音。”鸢鸟即猫头鹰,结伴啄食了鲁国宫殿附近泮林中的桑葚,(因为感激人类给它提供的美食), 鸣叫声随之由恶转善,引申为人受感化后要向善施恩者回报善意。因为淮夷的感恩,鲁僖公得到“淮夷来同”的回报。

鲁僖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659 年—前 627 年。其间楚国势力已经进入安徽,先是从西部灭亡了金寨一带的英

国,接着又从北方占领了原属陈国的焦(今亳州市谯城区)、夷(今谯城区城父镇)二邑。鲁僖公去世不久,楚国势力正式进入淮南地区,于是“食榘怀音”成为鲁国与淮夷交往的绝响。

千年之后,“食榘怀音”作为成语得到运用。据《晋书·慕容垂载记》,十六国时,前燕名将慕容垂因遭打压,被迫投奔前秦,受到苻坚的信任和厚待。苻坚于淮南淝水战败后,前秦土崩瓦解,慕容垂乘机复国,建立后燕,还专门向苻坚上表,请求理解。苻坚还报说:“卿既不容于本朝,匹马而归命,朕则宠卿以将位,礼卿以上宾,任同旧臣,爵齐勋辅,歃血断金,披心相付。谓卿食榘怀音,保之偕老。”意思是,当年卿在前燕遭受迫害,匹马孤身投奔,朕以高官显爵相授,以宾客之礼相待,视同为本朝开国功臣,君臣歃血盟誓,推心置腹。认为卿会“食榘怀音”,与朕同生共死……苻坚表达出强烈的失望与谴责之意,成为《诗经》之后使用“食榘怀音”成语第一人,而“食榘”作为比喻受人恩惠的典故,则被历代诗文经常引用,还被收录在《中国典故大辞典》中。